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九十九

題跋

黃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敵對壘同舍郎教并間
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廣西經
略使府海南黎地入省地番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
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被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它謬
巧其所以異於余者獨再吟黃君以廣東尉擒廣西賊不
由外臣得奏經携功狀向都堂遂致京秩余觀黃君狀貌

非其魁傑，豈非有咤，謬巧俱新，以能致其身，諸亦勇海，隨
以如，博得功名，徐以怯，失機會，題此，未極識，秦愧，知不
是，非，子，何，秀，才，詩，禪，方，丈，詩，人，非，古，非，今，詩，人，首，字，題
詩，家，似，妙，後，為，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亦，林，禪，家，以，達，磨
為，祖，其，說，曰，亦，無，文，字，詩，之，迷，南，為，禪，禪，之，迷，南，為，詩
也，何，君，殆，在，為，非，際，斷，於，既，既，堅，信，妙，義，固，亦，在，於，吾，語
文字，然，善，真，實，而，近，虛，幻，切，近，而，慕，濶，遠，久，而，忘，返，愚
恐，墮，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與林大南城色莊行卷八十八

敏道從味陸仁先生而學，微喜談禪，其子又以此法，知
為，隨，義，理，之，學，逃，歸，保，佛，前，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庭
珪，潘，谷，耶，雖，然，明，憲，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
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為，紫，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
亦，已，無，敏，道，尚，髮，蕭，不，余，亦，疏，落，不，偶，甚，矣，余，亦，以，貧，之
難，售，飯，若，不，免，君，墨，之，湯，售，也，君，持，此，紙，歸，示，適，翁，當，亦
相，傳，云，後，亦，不，歸，傳，也，登，舊，山，聖，師，出，亦，以，何，師，死，余，亦
去，耶，與，學，若，贈，翁，應，跋，歲，寒，正，友，圖，出，言，之，亦，更，讀，並，好
學，若，晚，摘，不，用，賜，金，揮，畫，髮，奴，寵，却，昏，辭，去，然，好，客，愈，篤

度世輕舉乃慷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女子所能辦哉
余以真語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
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既欲仙乎永嘉復若元鼎
頃事賈制置宣揚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
三書皆道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
人語非疑君之殺地懼君之私也君歷舉謀事皆皆
設爰脫死於死者使世無私則已而私非君其誰為之及
與君抵掌論兵頗有武安君意致問語甚學辨冠又欲盡
傳之而後已噫是猶有南世之志也味者疑其合於兵法

孰難於正道矣惟徐為君非果於適世者方今三邊霜師
四鄰鼙鼓國家物足豪傑憂濟艱難若不得紀而用世必
亦肯抗趙卒者固知必不肯盡穆山東政然後木葉可成
三世可傳朕夫世之非昔昔昔昔昔昔昔昔昔昔昔昔
其難也姚鑄縣尉文章儻傲余素不類更十人不語奇而歸
右姚君雜著一卷有詩蘇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
編廣就狹別陳出新變格超雅斷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
律約隱其其辭之善賢於世其其篇首賦下之名作也
然其力有餘諱致字無在法君以盛年換老氣為之不已

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又自徐毅達之於左馬四六
自揚劉達之歐王翳選鮪魚並歸摹馬伏鵬天鷄咸或把
玩則格勿雄而體統全矣其斯從華也哲不害不既既
古好古相者葉宗山詩卷一始二詩如詩四初大高離
上饒葉燭踪仙過予設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
福之說且厥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
未甚奇君徐言命安火而水少太快揚和太察其疑及
曰直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氣爾暗申余微隱藥原病痛
噫賦盛夜之言地賢於星翁歷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

平此之豈虛言哉
山曰之真在味詩卷一有卷之二謝以成爾古重一世
古以王官采詩子教伯漁學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
魏以來音調體制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繫
穠不如簡淡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
不如虛而明不揚之論也予友真君在夫之詩絕去塵穢
剝落凡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
為西山先生存傳猶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
之於臨淄小坡之於在為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

明之於申公仁夫勉守哉其大則其夫心其之於新水就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陣其事三月行臺駐揚
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余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
離也敵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祠余亦求監藏廟後數
年同舍郎賈貴顯子壽德常各持節使無路於是勉齋
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為縣因彙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
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
門人高弟甚眾既歿為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

州趙荆門其中惟雲叟一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蘇向初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路入之
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
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
之稱黃憲嵇阮之秋山濤也蓋其言議風俗有在亦文字
之外者矣蘇向初王秘監合齋集
趙昌父作
宋自遠母
真陳所改蓋聞而知之若餘者嘗登母之堂亦為令子之

友見而知之者也。况章泉翁所載字，其末誣亦為今七

陸氏墓誌

陸氏墓誌

陸氏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死不及使，二婦死即覽
卷。嗟然系以少詩，其少死生異百年，甘居同孤身。操井
愁殺老梁鴻，其初自也。蘇水之，一重入，各其重，其韻素晚
其古以宋，自適詩。蘇天不，合有之，其韻古，其平，其韻，其韻
并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其不已。天公，其兩鳥，各捉一處
囚，可不懼哉。其進，合齋集。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予旌所阜，麓穴一窟。

蘇翁為檔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為差事。

蘇翁為檔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為差事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之言，
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瘦揚劉諸人及
與二公同時，亦必其高。豎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
遺意也。然徒病之，無以變之。苛於評而謙於教，獨何歎。蓋
公悔及，顯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悔所謂冲澹淳古
之趣，顯叔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

也君其為余訪焉
公如八輝仕人携其友所作獨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仕又俗父師臨終作獨
擲筆往若大詩長老辭世然困乎方之內而能遊乎方之
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為賦詩有漢魏之
衰焉遊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
傑過人矣
補俞允陳中曹詩卷
自
曹陳君宗詩
清麗調暢有承平父子富貴之氣加

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詩之內等級尚多詩
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
顧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
於德者余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致磋切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
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亦皆含意義有玉回
曹韋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
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

傳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耨為今之士應今之科固
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法取予奪者乎余識耘耨累
年未見其他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耨之
賦如詩吟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與人皆曰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余言延陵吳君若鳳既墜父母寢苦不去
餘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塋之夕哀禱而於菟避廬之所
感格而甘露降奈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
鳳之真祖也噫有自來矣有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

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子孝未嘗斬人之知而國家之
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
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昏退閑無力雖
知之不能為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張季文卷之八書

野江張季文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
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
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
不可過峻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隣未嘗獨也清峻

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
資季以活者將時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
論高余欲稅季向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示西山必發不
愛

章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失信乎人
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章本布衣子
厚當國內竄被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
隔屏寓迹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

之過而外人悉致必致之死亦人負邱山之罪而君子哀
憐猶欲其在此亦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
時諸家子弟中尤豪後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
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
海康者又可悲也

五文與西山贈日者郭公序坐時公之二人皆為郭公所
異我郭注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之至
哉西山之言詳也曰使余命不值金好水惡可易置乎推
郭注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貪虎狼舜禹皆

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之
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德亦成矣子置長非
無為稱蘇子美帖其文曰蘇軾與歐陽棐帖
王文康公坐陳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為婦翁所
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卒復死有命也夫帖尾託人
相花寫似足通秋之入蔽
此帖當在宋下甚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反巨源錢孫兩
肉相也叔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鞠詩樂乎昔虞卿解相

却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取嘗
與福和之入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不敢往還如此世變
相重而世故亦可畏矣為之太息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
極眼空四海
王帖曰古今豈有
王氏政既既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赫長樂府印以長
樂府印四字為文其味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項

見方學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為丞相長史以
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自送議事
不坐吾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學若
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宋文公東坡墨蹟云跋詩文亦載此跋見蘇軾詩集卷八
王右丞携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携李端叔詩卷至玉堂
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
尚許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社臣尚書郎晚鄴落泊甚矣
詩雖如命何賦其草夫下野亦天爵亦如公之類當

吳野楊補之墨梅
予甫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讀筆箋註幾陷罪罟後見
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然怕不能不為補之作跋小兒觀
灘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蘇東坡墨蹟云跋詩文亦載此跋見蘇軾詩集卷八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為稱
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予之竊意介甫
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善画也
此并陳趙大年小景為筆跡妙大豈執此言中論即能

大年胸次瀟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睦親一宮中終日騎
水馮放鴟鴞者所能為哉
蘇程三公在朝不獨為當時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
投賈叔也攻程公者劉革老器之孔經文也按是時群小
比肩蔽地蓄忿伺鄰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眾賢和而
後可以制群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
其黨自爾紛然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首相攻擊而去
矣想見蘇程爭時召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

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蘇東坡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道吳之輩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
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
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袞繡蟬冕為重
也馮呼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叡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
卧薪嘗胆鞠躬盡力而不能拯神州之蕩覆豈非所謂天

少慰矣
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入聖意也嗚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魯合樂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殆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

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本不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卯角後二十一年余益衰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君詩如歛熟風飄動吟歸雪覘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昏鍛鍊精到而卷中不能昏然昔人有刻玉為楮

趙氏自禧質公以重厚輔光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其
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
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
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在南邦有離合而門風如
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
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飛濟美矣也都鑿無孫非無孫也
不能傳忠也權輿以德興著孰濟蓬以顯譽忠唐文莊喜
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
充宗以大節不以它美歟傳曰沒而不可趙氏之先正有

焉詩曰是以似之趙氏之後裔有焉

不疑也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余為
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子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
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
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為友竊意梅之為性取友必端非
其人而強納之交梅將以為浼已也余與德潤方為逐客
而范君尚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
梅為友者耶

黃愷詩

詩氏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文詩及以自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三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岳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閑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于志詩之鬱積于腹者愈多然已避諱持戒十餘年間一向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盡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子實內覽嚴君机密外參主公計謀乃

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亦不憚艾益放於詩机軸老成音節頓挫處頓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黃愷文卷

始余為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為卿暇日為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群碎動中机会所與四路監同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以爭藏去為珍往往踏出内幕手由是子實後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

每喜蘇子實與游公無異除及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
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快讀
之多乎哉如大賈居積無害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
之備宏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卓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
教之流當退避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真惟魏游
二公言最可信

去而居王元度詩公之
詩貴清輕德重濁生君詩如秋鍊形跳出預門極天下之
輕如大絕粒束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

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論刑政之大鳥獸
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慘
憐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為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
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盛焉得為是往而
不返者哉京口寄我續集當別為君下語君言無異
公為劉叔安感秋八詞曹八對茶好之語曰西風吹
長短句助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者卿有教坊丁大使
意態嘆賦類偷君句溫李諸人困於搢搢近歲放翁稼軒
掃纖豔不事俗鑿高剛高矣但時下掉書袋要是癖

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淫襲新不犯陳借
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似寓放臣逐子之感周
柳亭陸之能事庶乎其備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
公咸氏等作以張布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日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以短而為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久者叔
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
也者亦難矣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也李易說此易說

李君昆弟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
甚少有科舉之累迺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非所謂後
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史記
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
君其益懋所學珍秘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遺掌
故傳受出之未晚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九

散其求餘之急猶前也。生之迂亦愈甚乎。夫以昏為文，文不能奇，俗學塵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奇非極，天下之奇生其慙焉。或曰：今以主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他也。曰：非愚夫奇也。愚夫以迂去高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及泳之，奈及也。故在諸文，昏有泳之，風泳之，不可復見。國書以胎生善為之，汝伯。

與起林去華省題詩

若詩有以二句擅名者一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

是也有以一句擅名者，微雲渡河漢，疎雨滴梧桐，斷橋荒蘚，合宮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讐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昏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昏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昏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它文，昏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廢柏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物，以矣。其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

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晁無咎補之江甯高士試南
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并年在斯人萬古無
同按之士有用之擢上第補之迄不偶詩雖江有命存焉
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雖也
唐唯李賀樂府最盛張籍王建章昏出其不然全集不冊
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姤賀才名者後其集溷中世者極少余
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乎
况佳句
本之精善
必不能一一如公所傳疑賀自詮擇者耳余聞德鄰

初而學之老矣無因止不復為建陽十子者
錄錄呂君爰示余樂府三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
夫開拓使之多餘之駭已如此若歛縮使之少其駭余特
未已也君尚勉之
靜身外此九書言多甚下以自
軒劍瓦安溪縣義規約
殺法更君實介甫一番淨辨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昏行
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差慕
均南利害耶義殺法後出最善余最宰建陽境內都九

均有利害耶又者一而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昏然亦
有始於議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
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鈞攷隱匿參酌
律令定其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
情畏役如此為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
往有踵門縣求給朱記者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也則翼
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
檢驗無失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能定
者昏矣雖竊自喜然迄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役亦類

自事安溪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
歲限滿而胥破矣故安溪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
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粟始創義規十八
都計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
者四戶解民爭受後訟源永息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
無國巨君子謂可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
士有志於為善者然猶昧其材敏如是蓋除三年不克為
者朝府年歲之頃詣鼓笈為之其可敬也夫抑可愧也夫
南岳林表弟方過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過時父詩作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為
詩者尚詩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矣德夫之論考
時代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為詩而
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頗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
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盤盪鼎洗之屬凡出於
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高簡其模擬
物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
合徒取其風日剝裂塔彝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
得與清廟明鍾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

參差日必為天作者而不為小名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
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五時父十三後見於福唐於臨安於
莆每見頽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
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宜各有以康窮之
而蘇困厄者余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詳然則余二
父之窮非不梓也此及之類類不精當及其意類也
品出趙同吟精詩卷七示余詩乃用中氣氣愈重昔人
晉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

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旗常鍾鼎之貴而自救如寡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際謙不敢當及其遷徙流落於君親之義慘不忍去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峯南軒之遺風緒論意候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邱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

甫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青廢士侯方盛年它日乘旄授鉞先謀後戰所殺其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為將相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辨矣書所云在陽嘉縣上歸巖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石上陰鏤月坐前徐所居門前鄴地極目尤厚濕沙礫草棘聚焉故老相傳法金鳩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為後村余砂時欲疏鑿其障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為堂書復

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為書後村精舍四字
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敎家不可合余官不
遂至端平丙申地始合余遂於朝始殺三百夫而池成始
揭復齋舊扁會除素守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
斥歸不能揮一椽施一鑿北山書所之扁珠網蟲蝕之矣
二陳公墓木已拱余亦老未^益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
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奈周旋斯
池在計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圃園池館
則隄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圖詠凡余心所

欲為而字嚴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矣力足以克其心一
荷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
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於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拾周孔
而設箴簡屢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是素守可
改也蔡蕤以魏徵方寸翁晚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
公劾馮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
外無定功利歛之所誘林世故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

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
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焉它又編錄
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
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
尉至為方伯連率皆學問也皆操守也皆議論也余少從
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矣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
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無彥和為玉
界尺余於公亦云解其妙語之可美也知符尺以具其
刻也或唐察院判案或曰南唐中矣曰其以具其也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
政事其各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
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
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辨累數
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罵訟之人
昏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其舉精粗無間者矣
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合夷陵閱薦牘
之時唐公漕江佐帥南海見謂使師非於尉吳門與常平
使者爭競之相舊牘且閱况其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

身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
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貪圖乃成券余
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嘆曰仕者當寫一通置之
座右無再文之矣下者變百器本不其最辭時無問者矣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逸之士惟神放常秩狂拜盡諫待從河南監司荐
邵康節僅除潁川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若老泉止得霸州
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暗詔器然欠度亦太儼矣端嘉以來
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

華杜叔高凡華葉子真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
介館子真介之但為諸侯客是教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
之尤為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粘罕長驅舉國退
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
壯志今秋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邊介
之既謀元師軍士當合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纓冠而圖
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講學纂
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閑暇內有規畫人所不
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

及神常二處士然此邵蘇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
勉它日功成需來作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之工以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自西山請書記自諸老集略者
綱目常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為全書
既成以授湯中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崩外與常平使
者李鑑汝明協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
束之高閣猶眼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華林坊趙明翁詩藁其藁新格有二賦類古無幾於高

惜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詠蓋自擇其平生警句向行於世嘉
熙戊戌徐魯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
中警句於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
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
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飛見核
蟲蠹葉留痕似林逋又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
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通
沉浮似許渾狂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
平眠鹿地葭松勿頌掛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

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
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
其詩愈奇余啣使旨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閑忙之效如
此詩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
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
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箋丹悃於公朝返初服於
後村澡論塵襟抽發滯祕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耳
康丸為泉州歲賜侏室度牒四聖旨跋語祇西山作程
詎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奏

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外助廩稍後
不復賜崇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吏才竭而智巧
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謹上其事尚書請復歲賜以
紓泉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
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
聖人壽又以知始制不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響英主之斷
甚盛舉也頃自外郎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積山議者
病之或爰為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
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

多乎夫厚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及蕃衍國家之大慶其
陛下睿明洞照必有見於此於矣且勿恩後事敬刻而聖
旨於石以示萬世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云古今興亡皆在人心
孔人矯歸於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真情焉
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使以官物餉吾非雜味
益反教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一力助其子曰此亦人
子為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雋都明府
詩始於律已終於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

初至夫僕可謂佳子弟矣身臨諸朝對羣三
高有期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
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為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三
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可敵者耶孟子曰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春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恨矣
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責世俗隨聲接響者之過善觀書

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註單字半句必穿
穴所本又善原杜詩之意趙註味善不苟同矣舊註已善
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興世代既
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之引出處句下幾意義殆類
圖象周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
語意未安盍亦商榷况趙乎禹錫勉之母為萬丈光皎所
眩也

贈楊醫詩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

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
焉有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
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溪
來莆、無醫以生為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不
以醫道之行為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無以
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
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為秦太醫
令李醢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活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
少女緹縈拯免華佗時能曹操累書呼不止覽操手名盛

而禍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為生痛
下一劑徐白合刮珠也宜併兩劑為一生雙然起拜白啟
後教高難然前詩三言車和未竟而歸以非高者秦水
最老歸何伸詩下是詩以余言其書不一言以別對衣外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蓋嘉但相以老兵王述亦曰
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毋輔之諸名士持
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下見護軍而去而蓋兵而佳士也
而原佳兵也古人位置不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何以
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以付其子謙

原其言蓋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蓋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料氣習不盡雅
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乃堂齋陳公所書而平
園真蹟藏外孫方之秦嚴仲家嚴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
園小楷刻之祠中

言亦多趙公綱摘藁起言
龍溪二趙一出一處者遊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
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湯退終其間不屈不撓德妙連之所愧
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簿存余家集其

言曠達而切情簡淡而詣理縱不踰矩者他戲亦為誰者
也自昔名士鮮不為詩酒所耽劉阮敗德嵇謝笑身禮法
之士或差稱之君獨為復齋陳公所評豈非觴詠君之寓
言而名教君之實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
若有一君之風中

方實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
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珠
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

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昂蹈厲流出骨髓亦可謂之快
矣侯黃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
十年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出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
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
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矣

方實孫詠史詩
方君實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窓尤闇余目昏
苦君字小不能編閱信手開一帙見其詠卓氏之行而有
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婿其乘駟馬車則又

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於坊君更引大使敷
不覲君王后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嗚呼奔而為后猶得
罪於政如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
但以此篇意氣儀為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章詠史皆簡切
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斷而小之乃善

南溪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遊
於門庭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溪先生其人也忠定諸
子師焉家序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相媒之言及

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惟先慷慨悲憤往往
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
矣某先友林文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
然刻意教子手抄慶歷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
事公編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
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眾
體歌布行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
公先生王姬後宮嬪竇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
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

花去梔香不盈懷餐英破無味以云向未紅與際隨流去
如雲雖有故枝在葉落何紛以幽閑微婉有無窮之味殆
先注有况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此破的二字不可
易置其体清音堂云賦詩繞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
明不謂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集聞先生所著非
無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領解印之期甚
迫傳業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
名簡字集備易久并伯文名成字甫又改軒猶子詩之
錄公詩兩季監簿墓誌附之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羨惜公之言未
將煇於公之子有望昔神泥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
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
幙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
藁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于是文忠之言始驗迄
嘉熙中余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郎
吏所傳臺中章奏其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
余二人輒能辨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
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岫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為父文

忠為師淵源所漸遠矣
右廼仙旣生與洞齋李問
也流言方謹後禍叵測道
以不出現某舍人先生故
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
理而人情過于避就如此
疑執弟子禮後旣生召歸
先生珍瘁宰未已拱門人
或更名宅師洞齋願收拾
其寸

簡獲字如襲珠璧彼責則
宜必愧矣事而不始其
少夫主為山與邱宣義書

以先生教帖考之邱府君
之陰騰寶先賢之遺墨可
至曰
林氏瑞雲圖
施
不嘔而雲非常也根而生
木之常也不
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為
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
先夫

入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刷其土得薊山焉余見其
繪事質于里人而信識者以為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
舍人忤蔡太師不用祖刑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
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于今
樞密趙公于淮聞公喜而落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
里追服親喪君亦歸寔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昏忠孝人
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于世故而不克遂其情
者有奪于主事而不敢頌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
而卒莫滿此愧况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其
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露芝之類多見于純孝之邱墓
而求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金華徐君甫祖子孫三世不入所傳詩何翅萬首或者正
摘取其絕句百又七篇而一為新于世余謂竇氏之少足
勝汪氏之多定曰宋氏此篇必傳設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升伯帖中曰章曰平曰筆
某為童子時受教于先友升伯林文初筮靖安主簿辱殺
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
之蓋先友筆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
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升伯文以
艾軒猶子為忠定王客所交嘗當世名人而于朱張呂三

君子猶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
興大愚之貶衛陽之儼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
聞者文公獨諄然赴告于升伯文一太學生未脫常布
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
餘于縣尹有感于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子元城故智
張皇特甚升伯文適在吳中先馳蔡書以報忠定賴以
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于陳仲弓郭有道哉昔太
公書傳揚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
家子孫也若保其善藏之

建陽馮揖菊譜之八人詩何起為首或者止
菊之名著于周官詠詩騷植物中何方蘭桂寒中惟靈
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獨仍托于菊永歎有神
糞土之評萬古不磨嗚呼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
公始有晚香之句贈吳公近時番禹崔參辭相印宋拜
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鶴呼非仁公之榮菊之榮也建
陽馮君譜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
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
宦達將為伯使乎抑為韓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

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也
所而漸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御書猶帶新除者惟一
二際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闕門受告往
往借王言以納諫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駟命辭未
云罔或勿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
然謂其挾命令以箱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
先生繼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
敏球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

二賢以不奉詔去艾軒去它舍秋遂急奉行是淳熙士
風有愧何無寧矣謝果不敢仇艾軒而果人敢怒鄧公是
慶既其風有愧于淳熙矣前章益遠覽卷慨然若仲艾軒
外孫也它日勉旃陳丞相書之此高麗人上書高麗人時
蘇軾云朱文公與陳丞相書人時命諸未
文公上受書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厚公下為天
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
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胷中
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

不容于時之大意蓋曰王魯曰公論至此皆不足
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
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章當軸秉鈞止有山林
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卷六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
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新教
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
也元白變其体求以諧俗茗坊酒垆往來傳送詩稍濫觴

矣元向宰相亦時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
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絕人讀過其
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在何為者豈文頗趨平
廣使入場晚或謂其與乃翁机軸相反余曰士而身之通
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一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
於陵已季而食首楊枝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
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此五言山林
和陶自注蘇公之始然士之生世解不以榮辱得喪撓敗

和陶自注蘇公之始然士之生世解不以榮辱得喪撓敗

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
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
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為侍從及
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
憐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
中天姿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
改之操微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
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歎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仙去里中書絕遂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
天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朴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
清上詩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連筆多失神
九作復齋体然復齋本學歐謂予自少時實師成宮記
今五六十矣尚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奇率更離下耶所
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
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字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殺筆法今
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
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矣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

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者嘆矣前宋為千餘年
起於前代實齋送林叢雅序昔公曰古矣是耶詳矣百餘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是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其
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于孟德
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克賦唐以後諸
科皆廢雖有曾閤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豎則
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苟能操
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益芳甫冠擢第不
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于

實齋王公勉之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謂此子
思子所謂扶輪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
致力於其年阻實而驚志于高且虛者橫渠所謂其有誣
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且單食豆羹而達行
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
他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久之名矣
無實書李敏庸行卷十
往年有求書于此山陳公者公曰吾老蓋脫籍矣有余
猶恐筆法極高請紀克當衍令李君敏庸求詩于余嗟夫

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十餘伯谷餘欲
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之秀異者莫不登
突賤之堂至言遊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
父尤相敬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其終身從父後入館言
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擿去年不登五十先君
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
年矣晚使君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

帖云演緣群從定校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昧眼不得相
屬一勸昏為殺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為德後惟
學前以統宗余于二父無能為殺侯敢長奕世忠義縣河
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民迭起廷龍嘗讀于
鄉方勇于善而力于學興之者其君乎德與鼻之子也群
咸壇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帝皇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
自渙發誨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

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

于刑或于賄爰作三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

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龜圖書相為表

裏傳千萬世永為臣執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廳事朝夕

觀覽如對威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

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軌道舊法祿之

以新褚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吏

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愚亦願

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
四端者也久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信
者地誰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存心也致不其有
為之樂平吳棗書說所出所出以教於民也致不其有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教
十百言止費止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昏然蓋經
繫于注未有注繫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
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春秋
五經正義後受說于猷肅榮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

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不寡要之議君以今準昔由博反
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
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止起遂古下逮本朝探端觸
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畧盡近世信書之為說書之
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
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之力君
之學勤于崇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
謂命者耶雖然讀書異固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
復皆以布衣也諱通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

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時使在入仕佐右必且
進君之書于朝不律論說遂成遺恨然此為君明窮達信耳若
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存亡為輕重也詩云存乎優莫助
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之刺車馬十歲以高詩古之口哉
贈上饒日者呂丙所出不衆氣也前賦新詩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
語于世之設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
者絕少至饒呂君一日携七友湯晦靜詩相遇因晦靜遺
言知君又嘗為標墅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遺直其有取

予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設
余命乃若姑順違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
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以生年月日昏合大驚曰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于張憬藏不答大
怒曰富貴屬蒼天何預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
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欣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
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于晦靜詩後
蕭翥汪蔣文卷贈東陽管孟妻范二夫感七令昔人所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黜士汪君示余行卷

言若近而若遠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暴惟詩亦然追懷昔遊者老存者皆無一二而余亦老矣世知所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據盡銀諸梓與同志共之臨安宋自達梅谷序竟文一卷古因雜字必從其以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賦詞後又為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于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并載而亦遂與王謝淨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骨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之著語宋

謹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勝矣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孫之諸昆亦厚景建感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金華宋自達詩章也臨安也臨安士野言自序于詩也金華宋氏有丈夫志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群從年小于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

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若家景文公亦稱宋君其
披襟當之而讓甫年得孫杜杜下驚甫而對也此等名
呼八程垣詩卷五甫弟出甫來甫又麟麟龍龍也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正之
耻處士自之名自尊也諺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
為牧章誦侮乎然孔氏古書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蓀
之流皆存其言論于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魯無曷嘗以
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
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元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

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
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遊仝客昌黎公之
間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揚諱之否則殆兵
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趙幾詩卷五
歛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
尚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義
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
奈白不然夫太湖靈璧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跋起萬仞

紫翠掃空山碧冰幽澹現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
以槎牙突兀為奇爾若益勉之情壯秋之所同氣功君之
所獨放者難強而同者易至也歟夫粹者必以盡全隱者
始極歟葉介文卷五又言右宗師自為評語所不盡
休君葉君索其文甲乙索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
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兵之如張
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漂甚不可當沛然
不可遏之勢不難入望而畏君雖亦以為斯世莫已敵者
君尤豪于詩編帙凡得杜蘇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

一字而傳梁鴻文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
歎初魯山之吁為吁是也推而至于三百篇亦然豈惟詩
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
君他日觀牕前之春草撒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則六
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為取東田者許證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
湯君學問節義次也其謂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
憐其奇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于橫渠而學易殆過于了

翁矣卷中多吾故友知子文侍郎贛卿考功皆為著語亦
足以觀許得之術有以動天否則賈誼宗忠輩入安肯過
而潤之許少喜論命自命直少常與日景語子文無情
東園方氏帖二

十四卷蔡端明茶錄五
茶錄余凡見教本此本與臨真草并字文唐太宗哀冊頃
屢同方孚若借觀主者出于袖中卷舒終畢急袖之去其
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
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囊扁鐺若恐有負之而

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為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故人欲
以區區智力擅為己有者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
論衡于帳辯才樓禊帖于梁昏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
足才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
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損厚貨或官爵
鉤取名書盡鑿垣納之禍跡為人別取奩軸金玉而棄書
畫于道者此其法也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為
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子孫而不失幾于感矣或曰
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

金帛而得雅襍序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錢瓶各碼
磁碗一盃實以珠內瓶為其第無區賜辨才物為三年段
穀三年石固非虧價矣叔陵之危始不可曉王廣津以權
茶致宰輔以權力聚好身與家且不能底德能底書畫耶
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
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西人新
藝未有宋而工者右軍書襍帖至教十本智求臨于文凡
夫昔本辨才年以千餘日臨蘭亭數過惠蔡公書法為

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于文梁毅皆有臨本而宋文苑
為妙絕豈非備眾體然後能自成一家歟各採其面而臨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
偉斯亦稍似不祇然沙場鏖鬪極威羈狼豕不困瀚者
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書為服來儀亦佳語也
今以恐不能隨九士大夫亦不肯以書好自高呼過秦晉
禮子也蔡端明三司印錄其書實用紙一由儒林學士
西別絹汾州石甌州木植蕤荆修稿枋解州藍荆湖茶昏

入思慮微而夢題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
勤于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貴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
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
臺閣名臣及在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
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事務非委事于僕後
少年則受成雁鷺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絮其音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
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戮所殺天下豪俊數

千及其幸而得免如陳寶申屠蟠之流僅言二教使益德
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投之濁河而國隨
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烈
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疎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
悟章蔡請斷君實梅叔棺族孽老而秦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
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仇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
錮昭勝茂陵一旦奮發誓忠定純學禁而群賢復用矣三
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亦終不得以勝君
子雖更賜仇百六之會適以開中馮渡江之業歷兩子可

未之死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勉夫予嘗謂前世黨
人有刃鋸之禍若本朝削煙瘴而紀然前世或陷繫於獄
或誣不獨姓或以齊名尊杜為際拘紲為善尚好嫉惡同
于舍生取義鳴呼盛矣哉孝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
視勝翁為尚皆首畔天防者有之反噬妻名者有之范忠
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熙萬段怒亦不寐諸
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范尹畝余同敢况甘與君
厨後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因宜州譙棲匠猶信此
傳無愧于孟博忠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荒初闔闔

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行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
刃鋸之禍退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行善者覽表宜有愧

色

王元遂詩

元遂使君長余每歲三十年前相遇于衢嚴客舍中亦余
詩卷行時筆力如雷奮聲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止如河
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明幾何予屢逐奇朝使君亦止還
二并名御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索中詩
且萬首矣一日餉予米米本略自譜年每歷共宿涉數歲

僅存二三十首或止在教者通不出其軼蓋其掩抑光怪
而趣味深遠點落葩艷而備幹老蒼至奇高吟雅古設經
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所未嘗摹擬亦不自知
其合轍也昔者周公雅作鴟鴞七月詩夫子不自為詩
合王朝列國年餘并風人之辭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
乃若人自為集詩之多者至數十倍于夫子所刪嗚呼詩
之盛固詩之衰歎前章謂有意而言意盡言而止為天下
臣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
未止者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于辭而不足于意矣雅

少故精惟精故傳矣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
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
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
然無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于詩使君王氏名太
冲元遠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單一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一
而絕味深遠無窮
訂史精論新義
其各數七言
松立盡利也身苦
為無長新取之意
其言篇原音如
長吟齟齬古
存品蕭之
也茲辭難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歌題跋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傳人聽蛙方氏帖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蘇詩大全集卷一百單二

昭文無意數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在行廿九字然
為以作羣誌秘器問新狀神壽亦可現前輩直筆實錄
意何故為諛儂者以戒也天采或好傾斷斷不受人
如屏點縹端明帖二矣如公九信吳也此八也新高之屬
蔡公詩云荔枝纔似赤青梅蓋西月初作西河未有荔枝
所謂似赤青梅者荔枝一種得荔名次也亦有佳品熟以五
月人間采以為膏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
富野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蘇林夫文大全集卷一百集二

蔡公殿將五百年宅相子孫實其遺墨雖才紙隻字亦補
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脊與之貽後亦皆不可及矣世
傳第五倫極婦翁張延賞輕子婿惜其未見此帙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璋方耕道未乾道正并擢第歷事有廉直聲受學
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
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
若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
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便欲其委曲和緩若耕

道者可謂直諫之友矣按宣公少時從忠獻兵間所交皆
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仕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
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
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藉筭顯誦不以
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初宰之參署韓
愈送河楊從事願處士無圖利于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
屬必盡忠于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于宣公屬
之賢殊在躬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并通置之座右父子
既跋前序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

取鑿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寸寸遺去嗚呼文公之金伯夷
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
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
起帥太原時畧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
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
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馮寄劉
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

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探履薄至死而後也夫以言於人愈難愈難之始入之天地無其後矣憂過南軒送方耕道詩雖領和事是南軒所論之權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又不可無勢我方龍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避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聲之京翅且相三秋於其尉之法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榮云乎死守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

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嗚呼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文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于李漢矣君珍藏之愈謹賢于王粲矣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

法式自辨聽蛙諭詩王集矣蓋新入七經或存或去
蘇軾蘇軾身翁些帖文並却非古物莫宅不夫唯亡老翁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蘇裕懷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索
去書家謂才翁筆簡唯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五帖翁
帖真才翁筆後一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筆意
欠簡以為君謨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
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臣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凡
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士以去劉原文陳述古帖
劉原父陳述古帖
陳述古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終
四十字酌對之語雖簡宥主之精甚真可尤寶也次山小
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鉄面觀其與金紫公四帖情詞頗密如此與
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
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酷一節宜清獻之心
服也時清獻守慶故有責部猶爾霸川可知之嘆後二百
年霸宿重兵洲計專仰于酷日推至教信舊額未知有金

蔡清獻章以稍弛張弓之勢臣覽卷概然謂亦以自金
耶少知陳相翁鄭介夫帖將前兩碑何可呼之知於二百
右乃翁介夫真跡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必相傳字正
君暮之婿京認君暮為况及當國名子正為農丞語亦各
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簿所以為翁介夫所學也嗚
呼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全蔡公往之在皇朝所交遊皆天下第一流久余襄公
亦其一也予從公之西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

真蹟聞魏韓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

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高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
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
真為草猶厭難起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
點畫反繁于真字失字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
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
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來者亦乎

七
蘇頌題邱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
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邱君月林之勝則未之
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文題詠一帙借來夫題品泉石模
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之
雖有季杜之妙思未免近于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
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于科
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邱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真戲園許教一鶚廷對策

族以許君孟紳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
所立必有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
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
世急于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乎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
于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
濯前排之田也進退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
其所以為河隄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
後及遊味張為蔡岩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蕤應舉時師了

翁及續致毅翁亦嚴也然則初節似文饒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何不勉之哉因後策舉許國致元不天雖之
聚前徽東園方氏帖而不成其良而則女
平史無韓致光帖而不成其良而則女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眾致
光似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偃集
放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
召為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
弒昭宗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不敢入朝

得其實矣至謂偃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
曷常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縉郎璨賊至于
賣國與之亦有植立于暫而改化于久者馮道相教姓不
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揚凝式諫父之語
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海一草命則一進官終于太子少保
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
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郎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
前翰林學士錄者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
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

并為乾祀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并號賢于揚風
得偉遠矣宋景文終唐史拾列于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
以不取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懷歷中詔官其四世奕浞以
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于溫陵以
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毫
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嗚呼以致光晚歲大節如此而
世徒以其小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于天下者
也常書外平士大夫奕世稱名自新臨碑銘題名
識其書蔡端明書唐人詩帖書味蘇詩書卷之六

右蔡公唐書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一杜牧二後題慶
歷五年季冬廿五日甘棠院歡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并
年廿五以右正信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
除前一用鴈格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
公集中別有歡甘棠院棠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
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
杜劉詩二十八字濃麗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
漸瘦麗漸淡逐收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
濃麗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雅俗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

朱有叔云於哉此字理琳君家藏蔡家多矣亦楷以茶錄
為冠真禪初年友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雖水東邊舊
時因論作唯有誰隸舊時胡雲想衣裳說想容吞雲作葉
解釋隸風無眼眼脫眼字狂如歎後如熟哥誤爾得故以
公事跋林所溪所刻書三語限五收圖無疑矣九一峰大
新前一斷語本語字其間與語字或將圖會語字之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照畫無毫髮異定石兩化之後
鴈本或新而填贗遂賜拉矣所溪其珍閱之寸五城勿輕
換

藝元吉定武本意天書長卷中魏碑也宋高宗人王賞
初薛軾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
城鬻書者所貨薛昏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新
石本遠矣

後有...

此畫阮冲題老杜請于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
伯時行書間見諸帖茲校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
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
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
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
葉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

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頌畧此墨牡丹也

摩詰字可印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野釋豈摩詰別

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類多詭恍惚不近

人情於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自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

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味渡終數村淺

水而水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

州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竭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嗚

呼

呼此個非摩詰不能作歟。無僧柳禪家所謂老古雖歎
江貫道山水畫。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紙絹作其
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
石林陳簡齋詩跋。畫本在其外。孫防君采。處貫道名。參
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昭啞航。未覩。世罕。率被。披。既
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遇。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宅。發。無
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于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姜非吾屬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特模寫青山猶啣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
暮色。畫家以韓滉戴松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
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荒蕪輩所敢望。但輕
篋短笠。日與嚴肅。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
當駕天廐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珍惜戴厲二畫。嗜好
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
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檣文堂草
制。嚴展卷觀畫。毋忘老夫筆。師畫。相。書。嚴。士。主。式。在
齋。題。韓。幹。在。馬。師。與。韓。師。平。以。畫。卷。皆。處。在。之。福。封。至。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攷之幹仕至
大府寺丞此題云幹將軍筆簡畫馬師曹霸仕至左武
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
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誦監航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
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徐白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
論未嘗不是疎林而非荆公厚坡公而薄曾定未出元祐
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嘆也清獻未能逆
料其晚節乎因子中及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亦為可
九畫不信庵墨梅山齋吟半堂口上石山卷中自書卷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適以幾務餘閒為梅
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
踈蕊幽研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嗚呼其身廟堂而其
心巖壑者欬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
某畫梅耶公新才墨不乃彼相顧埽紙以贈故入此其
所以為一代偉人欬
西人之李伯時畫十國圖書畫源流錄里燕日本日南鄭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蔥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
睛童腫通用之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

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犍鞬女國有二所在
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渴水之
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
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親為之
者其臣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了髻就
行或與群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荒索之態
惟天竺者乘象往來往來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亦
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王者粵恭或
執蓋或奏伎或獻珍或雅舞或膜拜或進土或扶匡按舞

笙箏鼓笛樽壘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
鸞獸將犯膏爐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
親立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
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臣唐猶存
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翁大父米南宮帖米南宮帖卷末所記唐初陽平王李元昌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
川為執政以其舅擢沅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
不踐為楚之廷挂冠而去晁暉父子皆人宣仁后外嫺光

堯方襟獎名鄧方修復充祐政事故在入者俱貴顯隨直
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故書每故尤可愛珍祿也
其子跋於翁與曾既而帖又卷南宮同如如歸用爲稱
余大父著作爲諒教考浙漕試時明年改省試呂成公卷
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元伯帖云並同劉某天下禱以也
故疑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跡大父則云其覆
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陸庄作先生也
成公故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
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喜

成公得荐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真掾原伯孫黥字溫伯
爲揚子寧出此帖于縣齋余曰君放翁帖并百紙此幅
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
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終三十今遂
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韻予
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
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
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有詩深於禪學厚勤果二公故叔遲
高山訪景茶山有詩爰勤前章竒獨篤于師友其于物外

高入亦極其慘前令士大夫未敢復然矣已補其前遺
乃今始舊潭帖五味茶山補微紙墨自是長子今為坊並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焉作尊前有法左佩鍊孰淳
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
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釘教本詞者有
漏落數行者謂時劉相刊告本一留部所藏家而後久翻
開于點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序十卷之味或題去慶
歷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摸勒在石或
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摸若以八年者為重摸則五年亦亦

有重摸字不應十年內已摸而復摸也內第三卷山濤帖
朱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也此摸其不成文容齋知
其前彌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在執字止濤帖云風
尚所勸以下計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
殊快或堪帖字屢經臨摸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
盡亦計得五亦加以陳去非黃長霄施武子更迭考辨計
得八紙若潭帖延首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
往刊帖之時不暇比擬尚妨欲迫為帖但異其行教可也
亂其文理不詞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讀重不暇參校或

希伯雖江行摸字而拙亦尋行數墨款鐫刻雖江如不可
讀何坡既推彈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手閣帖有異論
徐忍蘇棟所陳非真閣本爾真者或又入行爲一板或半
意又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艷有
精神蓋無陵入法既高注著章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
白散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
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次之武岡又次
之臨江雜者河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昂拙野無以議
爲也徐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次裝背歷

河讀必于老士入舊物惜探冷歸翁見之平定錄爲其
少論觀跋馬和之鏡向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腕隈殘火此翁方後寐
冥楞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七披豈非極款下苦硬之款
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郵使銷塗帳中淺斟低唱久
見此卷必發奇效徐書卷六十一卷四亦書其詞彙三

石島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翰時周忘机本子其摹鵠侯劉二子始而偃
傲繼而福酌俄而起立又俄而屈然取俄而避席鞠躬敬

罷不能寐而困睡起覓適士不見與趙士終始靡容
強之狀極得韓滉之意除欲記以奉詩未暇也
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
羊繼之童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笥一兒
一奴荷蓐掃葯籃掃漚之屬又繼之適士帶帽執卷騎驢
一奴前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并別一兒坐母前持蠶
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
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纏綿然猶蓄一琴手不釋卷其迂

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
不知通老乃畫師欽或即卷中人以欽本朝處士魏野有
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

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當其畫時又事其詳非當

一能合又題卷二語聽一語香合一語神中五具好味主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卷八減逋為序語其
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其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

壺村酒膠牙酸什數胡皺徹骨乾隨着四婆羣子後杖頭
掃去賽香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嬌李真家南

處士夫妻豫野逸如生以集所載與卷內初絕音各騎并
者西樓作詩送朴赴昭者地龍魚所壽西聖觀七縣林鹿
琴面自銘虎禮佛圖表其墓言其孫古藥人休強古云一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座虎尤加崇奉澄公座盤石假寐
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離一持香合一持幌中立其後勒至
是老矣合瓜者當是季龍二離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
萬段果有佛教必隨惡趣猶欲求福而利益尋想見其至
作禮時裸尸抱橋柱伺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前
矣此畫乃夷漆公舊物即存之龍宮錄云蘇軾次澄公圖

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閒把寧王玉笛吹者魏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
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而聽幃綽執板立其傍以
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二

處休夫去大對集卷之二百半二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
若曰與作詩送此其意也

石虎覆席圖
石虎自勒已故重海公之九加其意皆在假寐
一謂公之致意一謂公之致意

曉之故其為世無幾也
一謂公之致意一謂公之致意

此卷中大有山鮮之酒由却而所制然其味也其教也
飛語而能則其平王之自和者其教也其味也其教也

後村先生天全集卷之二百半三罪之庶者天來也言其

商題跋二未醫畫閣之本紙亦也其至土意高嘗也田水

新編墨林方氏帖本也其筆跡亦十九也其味就晴雨

都天自和宗張翰並並調越坐盡費指其如臨矣篇昔並

臣恭惟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存之此

金龍箋其字似天蒙亦無字御押也又兩山字云福康

公注蓋全家舊藏者按仁宗公至十三入福康最長制書

有產瑞甚惠朕所鍾愛之語下降李璋後為楚國太長公

主卒熙寧中祿候以主事仁宗至謹謚莊孝折也其注

王平熱徽宗宸翰兵主事二宗定對論並卷

臣恭惟祐陵天縱英龍詞翰為帝東第於此發御筆皆付
和就處分邊時康女真已叛契丹故宸翰不崩就雖武
人猶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奈何黼主謀於內貫
專征於外雖種師道之竟意亦銳銳以偏郡守居爭之不
勝及白溝之劫師道遁歸銑坐違貫節度貶謫矣議者追
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御筆觀之一小劫掠即問有
何釁端二未得遣問三探戎生住坐上意曷嘗一日忘
敵國外患哉徽宗國土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世言祐陵

書本薛稷信然于時奎畫出之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為
真宅指揮瑣屑何啻千萬紙字雖逼真然無御押但以小
紅印蓋其上云違以大不恭論者皆弄臣楊球張補葦為
之所謂東廊御筆也西人出女夫入言語入宅不取不
前以者欽宗宸翰四八三篇謝罪以罪之也今氣保進大
臣竊惟國家自建隆至靖康天下治安久矣夫且胡騎奄
至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上書但生非素知
兵也乾龍帝生于深宮長于婦人非以馬上得之也而君
臣之間忠義奮發親犯矢石誓以死守蓋嘗折去首之狂

暴全百雉之險固也使唐恪耿南仲輩不知和忠定公不
去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辦事危急樞臣手書片紙徑
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得答動中機會以聖主賢相而不能
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戈授楚者乎夫蠻夷猶屢修守
備以待之猶虎豹噬人之設檻穽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
下兵令師道向集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
謹密恐為金人獲所嗚呼調兵紓國難而畏敵不聞之靖康
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恪南仲輩以和誤國劫寨則曰激虜
之怒調兵則恐為虜所知於是主削地歛戍者為忠愛而

宋割三鎮勿守京師者為輕脫今百年餘而其論未止臣
因覽乾龍帝忠定公遺墨而有感焉謂此本翁孫也
世嘗高宗宸翰四書無量其意不皆謂天下無古
臣恭惟梁穀論乃楷法所從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終
篇者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寶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龍
圖閣陳安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賣入篋中別本無一字缺
自以為復見古人大全軒襲以為珍玩然不知元祐續閣
帖已有此全本矣陳號能書迺不能別惟思陵公法冠古
識真所臨非一本賜韓樞胄者止海字賜堯升者終

篇紹興間又嘗別臨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
 戎甫守昨謝表云復候尚論於古矣樂毅號稱名將當
 國爭戰之際士競尚於權謀觀六城取舍之間兵殆死於
 仁義夷攻精微之論默符惻怛之心爰以燕周為之親洒
 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筆也神其公之表天下之雅雅也臨
 樂毅論神其公之表天下之雅雅也臨
 臣嘗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恨矣然藝不習則不工雖右
 軍猶不免於臨池辨才年八十餘日臨教本能精勤然後
 能絕妙非偶然得名也光堯以萬几之餘閒備八法之能

筆前入名筆鮮京摹擬而所臨契帖无多筆臣出督視者
 從臣徐宣撫者近戚右璫侍燕閒者往往皆拜此賜諸客
 散在人間各有姿態此本无清麈秀傑得聖紙須筆之意
 時大將韓蘄筆高價得硬黃本以為逸少真蹟馳獻宋嘉
 其為椒殿所書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太皇閣帖子云
 筆法似皇信哉臨蘭亭
 莊恭惟高宗皇帝躬探甲冑擲風沫雨賽開此馮渡江之
 業於時蹕無定居戎務倥偬而今且臨契帖明日臨陸東
 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真有觴咏興情遊目騁懷之樂哉

臣嘗竊窺宸翰蓋取羲之登治城啓謝安教語可以鍼砭
晉人清談廢務浮文之妨要之病且將以留率南渡諸君
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氣嗚呼聖謨遠矣唐則晉多若勝
何獨憐之於羲之哉臨陸東之五言蘭亭詩
臣嘗疑斤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隳然法帖
中漢章帝已嘗為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先所臨不止為
智永本此軸名為臨流過庭實青於藍按唐初人多善書
歐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惟張長史後有素闢一僧
然去長史遠矣過庭草聖精密妙巧字有右軍法所謂

範我馳驅者非若張更以其得名也此世失名世之絕藝
而光洵以萬乘帝王能之聖矣哉書譜千文皆過庭得意
書而朱芾抑低文編揚書譜註謂此論朱云臨流過庭立
指時不考宗宸翰十五
臣恭惟孝宗皇帝神聖英睿卓冠首丘守時朝廷清明海
宇安猶用建武故事時出細札以賜郡國昭回之光下
燭人間所至吏民皆聳動驚喜以為天子明覲萬里之外
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守洪都日畫以所被宸翰摹刻於
石臣初筮白事府下常摩挲瞻玩不忍去晚見奎畫真跡

石臣初筮四一白事段雨降二種泰三四砂毛錢深居九重而精神心術之運如此聖訓嘗云朕胸中每自走天下三遭天哉言乎萬世誦此言傳此心則天下常軌道矣賜隆興府守臣臣聞之故老孝宗留意人材當時以大臣出親擢由廟堂進擬者臣於故相葉公家見臣叔父且風除著作郎又於故參知政事葉莊敏公茂良家見蓋均改舍人當二詔皆宸翰館職京秩不輕罪如此况等而上之乎近歲惟侍從給舍臺諫講讀官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智擬矣葉公以首參行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浩

除少保內祠特贊李滂穎正淮執政出蜀帥竟成大進敦學四林光朝除中舍五趙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蓋均改官徐相告米志和九田

臣按宋文公熹自紹興末至龍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夫亦高之臣公當國智擬旌以職名宸翰興公高推若以為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於宋公豈斷一直秘閣哉有所譽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歷磨部南康部最浙東荒政聞於天下止不覆有此言矣晚穢擢公經筵則以待伊周之禮待之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持緣虛譽躡

處高位蹊之苟爽晉之王舒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
嗚呼阜陵之詔可謂得用大之法矣蘇直秘閣
光堯時薦將帥加恩察官以祿職轉兩秩契勅南土下庫
六年之收令薛元鼎往秀州照檢財賦皆當時大政事竊
意棄公面奏必有條畫可與宸翰互相發明而於太祝之
廳雖太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訪尋矣此詔敕皆在
公外孫防君采家時政田

唐四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書閣名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

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咏自喜如羅紹威王智
興則兼選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章書之作頔智興一
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
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
於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
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抗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
又云不用擾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
晚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逼然後面縛秦
降戕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

惟熙陵評人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不爭長故有荆掘筆
書或為累句蕪亂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本
而推重德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
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信公嘗刊忠懿書公帖與墨林此
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况真跡乎即草聖高古嚴而不
澁亦若趙忠獻王書一音轉口語字不其體跡處之有聲
與夫公書前稱名云冬寒尊体起居萬福後繫衙云山南
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花押狀士夫人夫婦之際
相敬相愛如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瑣碎乃若昵

昵况女語何耶有昔天賢哲大勛業久味有簿於所尊者
豈必貴自居自尊嫂蛇行匍匐妻不敢仰視哉世信忠獻城
府深南海底并之謂時未見其家書論國朝天子如張齊
賢母王旦夫久皆得朝見况忠獻造國元后祖宗雪夜嘗
幸其第以嫂呼夫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為藩臣不
獲拜賀遂遣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濬辨其
非位高多懼而然是矣然以為忠順之至誠見於問禮則
君臣間猶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為盧多遜所間及金
滕一啓注意釋然其擁旄武勝魚水之歡如初久矣豈藉復

禮以見誠乎辨然其辨致在都魚水之辨味味大矣
古自問在魏公送中舍詩補前九職高靈子靈所問及金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繪為圖楊官源之法
丞相而下皆為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及人情之所
難與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知何人按王黃
州集亦有送淳子中舍休致詩蓋姓淳子然失其名噫以
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辨一去而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况
若神明逸之歸華山文太師之歸洛欽淳熙間郎有鹿何
者甫四計謝事去舉朝賦詩流傳海內猶有祖宗盛時之

風近世士大夫爾不挽而來見推而不去者如挂冠還笏
之事以未嘗見此亦未嘗見此詩也亦黨斯氏論一
公辭宋元憲
葛公詩極精儷存則罕見此帖與瀛山曾氏帖筆法大同
宣徽必是在君既當攷

臨頓休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極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餞不固於酒
亦足以觀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嘗尊已而拒人也舊
見公字多矣此帖秀美遒勁有李北海之意呂汲公字亦

然公也。夫九部卷美。既百卷。其意。呂氏公宅。而
亦大。以韓魏公之受公。而公。取青木。嘗言。已而。非入。也。舊
此帖乃謝公蔡書。孝親題扁。公筆法。與歐公酷相。甫所謂
顏筋柳骨者耶。
宣。靖。也。富。鄭。公。別。也。也。
舊說。晏元獻公。清險。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
以備用。富公此簡。僅潤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字。若書生
燈下。作蠅頭者。意者。亦公性相似。歟。諺云。黨進用紙一幅。
馮正。薑字不盡。惜不令見此字。耶。而。不。去。其。紙。其。紙。其。紙。

長。平。茶。杜。祁。公。前。
三帖。卷真。一草。皆與。蔡松者。其碑記。注學士。以修。起。居。注
名時也。呼知府。進樞密。學直知泉州時也。前真。後草。世言
公晚。喜草書。信然後。簡謝。俱餉者。當時。方面。大從。官餉。舊
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進名。花者。視
公。遺。亦。有。愧。哉。
蘇。公。自。曾。魯。公。韓。康。公。南。部。亦。是。蘇。公。其。草。蘇。其。蘇。
前。輩。嘗。舉。揚。曾。公。答。以。穢。語。或。為。精。切。今。觀。散。語。亦。簡。而
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蘇和韓荆公詩宅所簡殘瓦也相公孫也
此帖頗殘缺而清麗勁峭之狀固幹闢闔之勢焉然不可
掩公自學言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學濛公得其草趙得其楷
惟深於帖者知之

蘇五以溫公野齋古詩刻於石曰南才古詩以蘇蘇
次道河南記潞公刻之溫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子雲同時之
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馬到次道處輒空一字其
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入送郊茶豈非以河南記答其
惠乎茶帖直在前

公與兄書如此所以恭其兄者至矣司馬氏自侍制至公
兄弟家法素嚴然二十監簿之換差遣六寺丞之歸猶貴
尊長教習以此見公休之賢也人情莫不汲汲於子弟寸
進公乃云康侯稍涼今入京又云其差遣有無及早晚俱
不可期公味嘗為子覓官而公休一日擢經筵諫省所謂
修其天爵人爵從之者耶前輩記公事兄甚謹坐頗久必
問飢飽天色變必問衣添減余謂書疏設話尚可以歡音
爰貌為之至於田宅悉以兄即中為戶則有不容矯飾者
矣時章子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買田為元祐御史所彈

使子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愧死况敢誣侮公乎又所
昭陵復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訛時蔡公為三
司使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殺兵逾百萬他費可知
又言陝西折納鹽錢之數必吳公守陝時也夫計臣得如
蔡公足矣余家南公年三十日漕闈日馮真風貌髭鬚如
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鬚鬢如雪豈非劬瘁所致然昭陵猶
謂三司事多不易信遇合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
兵同使書簡如簡此又以見前輩相與以真情不以虛敬

也固未詳時以前師也又蘇林學士良為護言亦不嫌
及此此名汲公

此帖蓋答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妙美
炭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瑣邊吏之時鬼章頭顱固已在檻
車中矣豈意入之身入處雖欲其山川壯麗呼九身則重
大哉隱范忠宣公也惟知少二公使向聖和為隱公素亦
范公始歎左首獨用及建康用疑再相左目亦翳公既不
能受印綬始相韓師林師不能及始相布相京前肇謂本
朝分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始嗚呼悲夫

陳公見劉忠肅公不拜時說說他悲夫何公乎
蕭冲阮熙豐從館阮祐再入翰林而不為眾所稱劉公與
許帖云聞保釐此郎又去壤地相接不教舍蓋許自揚徙
大名劉自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趨向雖殊然劉公素有
牢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適鄰路故書札往還如此其後章
蔡欲發溫公墓卒賴冲阮一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矣其
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林學士身為顯官而云教

年間困窮極矣豈無望於拯拯前輩如既然公亦不安
取予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其人之賢非韓公魏
即曾魯公決非它人者

文懿相業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為人所傳但在中書日
設譎賈孔道輔一事累德末小

申公不以字行大亦東萊字亦然其大讀之亦魯魯則
也 魯右跋本朝名相帖十八家

魯肅簡包孝肅詩十八卷

魯包二公本朝之肅汲也世祖仰其大節至於魯詩律清
麗包筆法端勁翰墨間風流醞藉則未^有知之者前為方楷
跋肅簡詩一紙與此帖無^不異

次山方氏名矯仕至太常少卿余嘗為其孫審權跋所藏
清猷四帖今又見此帖

充字興忠與王陶俱事裕陵亦潛邸陶攻韓魏公充亦助

陶攻吳奎仕至副樞密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公少魁多軼蚤貴而約客至無酒折簡求二壺於人其

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却張堯佐求婚已輔政能與王
介甫立異又門下能看得鄭介甫也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為白眉此紙并宋次道帖皆與致政

少傳當時舊弼多以宮保宮傳宮師致仕當攷其為何人
也

宋樞密王內翰詩

頃為墨林跋王文正送淳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祖錢
諸家公咸平副樞工筆札在黃州詩文為世傳誦字之存
者極少可貴也

有甫之楊文公不殆音韻在甫也
楊公不以字行然此帖姿媚有態蓋亦得意書也張與王

歐陽文忠公
右廬陵公五帖皆與蔡公往復者其一跋荔枝譜永城縣

廟學記云君謨真草雅意動造精絕譜與記尤精而有法

禪世藏之蔡公自謄一本與歐氏而歐筆遂為蔡有今蔡
氏所藏歸于墨林未知譜記并跋藏於歐氏者尚存否今
其二歎文人滿朝而詩道中絕其三云嚮春遂開七秩兩
目頓昏書字尤艱若平生所賴知此樂若遂以目廢之不
知餘生何以為遣時公年纔六十爾余又如四歲誦公之
言為之悲慨其四當在蔡公解羊司使出守錢塘時故有
展旗鳴鼓東下箭流何勝快豁之美其五乃送寫集右錄
序潤筆昔皇甫湜為裴公孫詵伯云字直三繅蔡字比之
湜交價當十倍今僅以宣筆八十銅綠筆格花石盆各一

龍茶三餅惠山泉八並為餉世固爾特燕辭惡札而受人
不隨之濡毫者豈不有愧色哉五帖至三勳慶字六三
前二帖未知與誰後一帖與丁元珍名寧城公賊夷陵令
元珍為州判官後以太常博士守端州坐儂寇至失守奪
官久之復博士知諸暨縣又久之召入館此帖呼博士又
云承已赴任必往諸暨時也世俗多以成敗論人公於元
珍流落放黜惻然慰藉晚為表墓書端州之事則又歎其
以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之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
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捍賊其詞抑揚頓挫讀書感動末

言荒珍履憂患遭困危處之而安非惟見玩珍之賢亦可
見公之交誼矣三帖

蔡忠惠

公為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番霜雹蠲放一番
賑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當時塞下
之積可謂寒心如此公固開封府界京西陝西元早朝命
各路体量蠲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不知寬百姓為美事
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漕并早預當覈見實數賑貸當回
顧軍儲身為計臣意雖體國而其言渾厚如此自昔儒者

常至顯止蓋下之說董仲舒以皇言求財利為耻視寬不
肯膏賦世立例以為迂而柔孔賊丈夫各以商賈錐刃之
智且操其柄本朝始用秦君謨立計省李公擇為版書特
賢良文學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於漢也近歲
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薛沮之於內曰我休國也彼
市恩也千譽也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家書十五
行記啖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惜其闕也而欲求善
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安心麟史過於專門世言公對客
不談政事而文章者淺之乎知公矣奏藁記
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辭甚妙乃隋唐間又修歸又去素問非聰明
睿智孰能通其說世醫口談手教和脉訣已為良矣信哉
是言今能談和脉訣者亦自難得於是通天下無醫可
歎也揚夫解乃告之云舉業精粗非所計聖賢能自信然
後能不屈於膏賦但更力學通一二經當自得之公此語由場
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而不精於舉業
者真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在告可見公甥舅間
如此與甥帖時時語帖本真語也而簡老聖嘉蘇
所撥發之微亦記姓名荐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過顏魯公

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撥發帖公亦草好歐陽公
余家有徐虞部帖荔枝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嘉祐
中守莆其文字極簡賡至於品量荔枝高下美惡皆不錯
但為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虞部書稱其精審
又云嘗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殊無以已長蓋
定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公也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墨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昏公與
母夫人即心許之猶以家貧恐嫁遺不豐為詞又云女子
得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嫁士人而已非惟

可以矯薄俗亦可為不論人材而博尚門閥者之戒求婚
帖與何人自語主之於書者之二部一籍縣公
屯田名異侯官又與公同年舊嘗約婚及公出鎮福唐屯
田亡矣公既銘其墓又尋婚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耦力
辭公自為奄具扶其仲子而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子而先
天是方四歲二女未葬傳猶襁褓劉夫人竭力舉盧郡太
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
昏擢第皆以酉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曼生仙居出洗心
生戡父子昏至法從至今科第相踵廟院增拓門南舊第

不能容至析居於浙閩閩貴盛幾俾韓呂當一陸婦持家
存孤之力也噫劉夫入之賢豈亦於程嬰梓向哉尚使公
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資婦德未必如劉
六只冠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
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非
安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王青苑非跡也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文溪流湍急帖不
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
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門關書西海非跡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三

鄉鄰志士亦金鼎廣之一國象三律籍名客一靈婦持家
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不於程嬰拜曰哉尚使公
自寒前盟為司別結高援不道多獲合容婦德未必如劉
六旦危勳歸夜門卷設難雖未必不羅揚而去矣昔輔
武之役老父結草以報鞠其女之反然則秦氏之盛非
安知非劉忠田結草之報乎

尤自矜諫
本陳茂
自詡
人冠
王



